

托爾斯泰之社會學說

西曆一九二一年

徐松石編譯

托爾斯泰之社會學說

中華民國十年

上海廣學書局出版

托爾斯泰之社會學說

例言

(一)托爾斯泰於暮年時，力求實行耶穌所倡愛人如己一說。且深信欲謀社會之安甯，非人人依是而行不可。迺其所得結果，則終不外時遭阻礙。本書所述，即其主義之要點、生活之態度、與失敗之原因。及夫耶穌學說與托氏主義之比較。

(二)耶教之範圍甚廣。本書所討論者，不過愛人如己一端。而一切關於上帝與聖靈之理想，則均略而不述。此雖耶穌之一方面，究亦異常重要。蓋「苟有人自稱敬愛上帝而反恨其同胞，則該人乃一假偽之徒。因一人既不愛其所常見之同胞，又安能愛其所不見之上帝。」即此可見愛人實耶穌之精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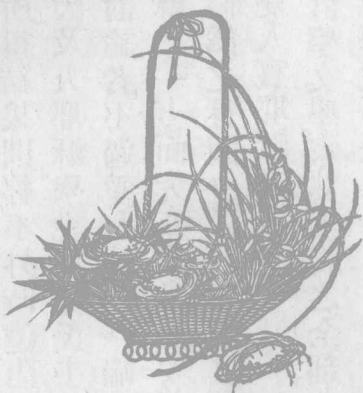
(三)托爾斯泰乃近世之有名哲學文學家。其主義之全部，非本書所能盡述。今特舉其所提倡關於宗教方面之社會學說而已。

(四)本書除緒論一篇外，其餘各章，乃美人漢德爾氏 Robert Hunter 原著。漢氏係現世革新派健將之一。

中華民國十年春徐松石述於滬江大學

托爾斯泰之社會學說

例言



托爾斯泰之社會學說

目次

緒論

第一章 托爾斯泰之意見

第二章 托爾斯泰之生活

第三章 托氏所遇之障礙

第四章 耶穌之社會學說

托爾斯泰之社會學說

目次

—

托爾斯泰之社會學說

緒論

社會乃人類之集合體。個人處世，無時不受天然環境本性感觸習慣意見與觀念等端所影響。因有各種不同之影響，故個人生活之態度，遂不能不時有更改，否則難免缺乏配正之弊。個人生活既須常有更改，吾人所處社會之不能不時有改革也，已可不言而喻。社會改革有常態與非常狀態兩種。後項亦即普通所謂革命，其來由大都在於久乏適當與順序之改變。吾人今日所有之社會，應革而久不改革之點，在在皆是。其紊亂與紛擾之情形已甚，因之社會上遂發現種種改造之學說。而各項學說中之最有勢力，或最足動人聞聽者，則為政體之改良、經濟組織之更變，與及勞動界革命等項。此類主張，多含有劇烈變更的性質。各地行之，往往有不能收良好之效果者。如法國革命時之騷亂，即百餘年前之先例也。考非常改變之所以難獲成功，往往由於主張是說者之誤認改造二字。他若政治與經濟界之重大壓抑，亦未嘗非劇烈反動發生之一因。惟無論如何，世之以改變政體及社會組織為適當者，為數固不少也。社會上之劇烈分子，每謂吾人可一躍而達之地，又何必以十步行達之。舍捷徑而不趨，誠非智者之所應如是。在作是說者之心中，政治經濟等項形式的革命，誠屬與理無背。不知革命之為跳躍，實多屬名義上之跳躍，在實際方面，甚更

不及一步之緩行。而因形式革命，遂致不蹶不起者，其理即大半在此。依社會心理學而言，社會現象乃人民所有感觸習慣意見觀念等端之表示。而此類內界活動之性質，則殊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吾人既不能以短少之時期，謀內界活動之改變，則徒變社會之形式，豈非虛浮之事。夫有個人之生活，而後有社會之生活。而個人生活之根本，即個人內界之各項活動。不謀改良個人之感觸習慣意見觀念，而徒事變更社會之形式，是又何異於舍本而求末。以徒改形式爲是者之失敗，固無足怪之點。考社會制度之足以管束社會或羣衆活動者，約言之可有政府法律道德教育與宗教五項。前二項僅可以管束人類之表面行爲，而足以使人類自約自導其行爲者，則惟有道德教育與宗教三項。申而言之，則前二項乃客觀或外觀的作用，而後三項之作用，則有主觀或內觀之性質。苟有高尙之道德，良好之教育，與完美之宗教，則社會敗狀，或更不待改革而自行鼎新。目的取達之穩妥，固遠勝於政體或法律之劇烈變更也。是以吾人欲求社會改造，自不可不先自主觀方面着想。托爾斯泰以政治形式之更變爲虛浮，且謂「世上祇有一種永久革命，此即道德之革命，或個人內界之改造」。其爲說誠有不可攻擊之點。或以個人內界之活動，常受環境與社會遺傳兩種外界勢力所感變，苟談改革者不於改革人心時，同時改革政府法律等社會形式，則非特社會狀況全無變遷，而人心亦將不能更改。是說多含至理，自無置辯之點。托爾斯泰學說之難於實行，或即因其偏於內界改造，亦未可知。惟個人

內界活動，乃造成社會狀況之主要原料。上說而當，亦終不足以減少內界改造之價值。托氏主張以個人之宗教生活爲社會改造之根本，其學說之得失，吾人不可不加以研究。

第一章 托爾斯泰之意見

「汝多年貯積之財物甚富，今何不退而安居，使飲食之外復有快樂。」——因一人荷富有天下，而喪盡真靈，於本身固無絲毫之利益也。」

近世有一人焉，其志趣不喜黑暗而酷愛光明，其所惡者乃假僞，而所求者乃真理。真理足以使人自由，實其所極端深信，因其信之之堅，故心中從無畏縮之念。其聲名之傳播，幾遍全球。各國之報章雜誌莫不時載該人之事蹟。此人爲誰？李豪托爾斯泰伯爵 Count Leo Tolstoy 是也。托氏早爲耶教教徒，且常欲實行耶教之完全處世方法。無上無下，全球爲之側目。是項情形發生之原因，非由托氏曾入教會，與曾由仇教者而變爲教徒。蓋此等事件，社會上常見不鮮，報章上亦書不勝書也。考托氏足以震動報界與吾人心目之原由，實因其具有完全服從耶穌訓令之毅力。

當時除托氏外，男女老少之抱自身犧牲主義者不少。而傳教異地，甘受艱苦之人，爲數亦極衆多。如天主教之譚密安神父 Father Damien 知患瘋症之危險，而更與瘋者同居，即其例也。他若殖民地之醫士與社會服務之徒，尤往往舍其安閒康泰之生活，以爲人類謀幸福。泰悟比 Arnold Trynbee 亞當斯 Jane Addams 德魯道 E. L. Trudeau 等，卽是類人民中之

鼎鼎者是類人民之震動天下、已屬既往之事實、吾人不能否認。惟以一富貴而有名之俄國小說家、更能決行耶穌在山上訓誨之道、爲事之奇、豈不視前舉諸人爲尤甚。前舉諸人莫不竭力扶助社會人類、迺其生活則實未必與耶穌訓言相合。如舍去一己所有之種種物品、而甘心降爲一勞作者、或故爲苦工以自給、概非彼輩之所願。彼等均非貴胄出身、且非早有鉅財與盛名。即巨大之家庭、亦非彼等所具。觀其行爲、吾人可稱之爲以忠厚爲懷、而以普通活動爲念之男女。吾輩聞其爲人、自不可不加以敬重。惟欲求一獨一無二最足動聽與最屬革新者、則除托氏外、恐無他人矣。是托氏之奇、即在無人欲爲氏所欲爲之事。李豪托爾斯泰力求成爲真正教徒之故事、非特極饒趣味、且均正確異常。如其最初之疑難、其欲求真理之原因、其尋獲真理之地點、與其一生之經歷、吾人均有史傳可據。即其心神受苦之狀況、其與環境奮鬥之事實、及其家庭中所發生之種種問題、吾人亦有詳細之紀錄。重要事實、全無絲毫遺漏。甚至謂吾人知近世名人奮鬥之詳、莫過於托氏所經之地位、亦無不可。其三十年中力求生活完全之忠誠、與力行耶穌所示之正道、極類一種影畫。吾人觀之、即可洞悉其心意。

現世人民、罕不公認托氏爲近代名人之一。考托氏勤而不厭、博學多能、歷代與各國文學、氏均加以詳究。其學識誠非等閒。托氏非特飽讀上古詩傳與神話、卽最新近之法文著作、亦多經其眼簾之下。此外最足驚人之點、卽氏每能廣取美國無名著作家之言語以爲己

意之引證。有時且因此引證而轉論古代沁密刺人 Semites 與漢族所有之文學。其考據之博，即此可見一斑。此外全球宗教，亦托氏所樂究。苟天假以年，氏當能將各種宗教於比較上加以極寶貴之評論。至若政治社會經濟等學，雖非托氏所特別注意，然彼亦能隨時演為關於此項科學之著作。其學識固不限於其所愛習之理學哲學美術音樂等門也。苟吾人以安奈爾德氏 Arnold 所定之教化界說為是，則托氏當為近代最有教化之人。更有甚者，托氏極知人性。其施注意於人類性靈，視書籍為尤甚。其著作中所述男女老幼，莫不情景逼真。吾人觀其所作小說與戲劇，輒覺其假飾人物，惟妙惟肖。因其有洞測人性奧處之能力，故聖賢眾人貴冑農役資本家勞動界專制魔王革命巨子之用心，氏更得而顯白之解釋之。而其所作關於柔情簡樸嬌愛婦女，與及鄙賤娼妓之圖畫，尤能常令見者驚異。然於學識取求，人情解釋，美術造作上，托氏身世之顯露，實不過其一生之微小部分。此外關於其本人奮鬥，本人情性，已身於行為與思想兩方面之弱點與惡行，尤非短文所能詳述。托氏每將上舉各點明白宣佈於世人。其「已所有之道德與靈性問題」，亦其所酷愛研究。於其品格上有一場之奮鬥，氏即受一番之痛苦。當其狀述聖賢或罪犯時，純屬狀述一己之靈性而已。要之托氏乃一心性簡潔之人，且時常抱有一種奇異之自許心想。當其自省內界作用時，往往獨坐至數小時之久。在此數小時內，或笑或罵或讚美或責罰，恒以己身為玩戲。於一人中，此心常與他心相交戰。一遇心性靈性上之擾亂，氏即力求一堅定而

合理之解釋。因此解釋，或更造成種種關於處世之意見。托爾斯泰本一上級社會之人，惟於行爲上則偏好遜讓降低。其一生可稱良善，然氏實好自行詆謗。氏乃一有名畫家，且爲飽學之士，惟其心中誠未嘗重視其繪畫與文字。雖身爲貴胄，而其處世則殊與農民無異。氏有一極愛柔美之天性，麗色、異香、潔白夏布，均其所好之品。然其性雖如是，而入廐除穢、洗補靴鞋，與及一切應作之勞役，氏亦殷然爲之。氏家有遺產甚富，惟其心則甘願變爲絕無田產之人。是以於繪寫畫圖、著作勸世文字外，其體質能力，多用之於勞作之上。氏雖嘗爲兵士，後卒轉成抗武之人。雖其少年時嘗爲仇敵之輩，迨其年老則更常舉手而禱告上帝。

托爾斯泰所有之著作，幾盡有自傳之氣味。其文字生涯肇端於一八五二年。當時所刊行者乃「孩提時代」(Childhood)一書。二年後更作「童稚時代」(Boyhood)。在此書內，吾人可取得關於托氏青年時代之紀錄。至其離去大學而思改良其本郡華那阿波利安那境內之勞農狀況時，所有一切舉動均可於「某土豪之清晨」(The Morning of A Landlord)一書窺見。自是以後，亘數年之久，氏幾無日不與數貴胄友朋徜徉遊冶。此事於「彈子戲者之雜記」(Notes of A Billiard Marker)中，托氏言之極詳。是時氏已漸因卑鄙生活而陷入不道德之境地。迨轉入兵伍後，始有諸多樂趣之經歷。其所作「哥薩克隊」(The Cossacks)一小說內，卽有關於此等經歷之紀述。斯利士德里亞之圍攻，巴力克拉化之劇戰，氏均親預其

事其種種經歷多載在其所作「斯化士托浦野乘」Sevastopol Sketches 中。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謂當托氏由斯化士托浦回歸時，各界人士均一致歡迎。而氏亦儼然一百戰英雄，文學巨子矣。然托氏至是更漸次沈迷聲色於俄都之間。與遊者皆其同一階級之官兵男女。氏所常過之地，乃酒肆樂園。其中有賭博者，有販賣者，有音樂團，有跳舞隊，卑陋情形，誠屬不堪枚舉。惟托氏之爲罪犯，尙非極端頑蠢。蓋每犯一淫惡行爲之後，彼輒自行悔恨也。其本心痛苦，常若身受酷刑。其所遇苦擾，常若異常重大。在某至友之前，托氏常將一己罪惡披布。該人嘗謂「托氏每對余直訴其所作之種種行爲，飲於何處，賭於何處，沈迷於何處，彼均一一詳述。當其追述往事時，往往自罵自恨，甚或自認爲真正罪犯。吾人見其受擾情形，亦不覺惻然心動。」

既經一場惡行，托氏卽有一場悔恨。惟悔恨不久，他種惡行卽繼續發生矣。當其已由斯化士托浦回歸後，嘗與德爾眞尼夫 Tourgenef 小住聖彼德堡。德氏嘗致書某友，述托爾斯泰之生活曰：「酒興、歌女、賭具，乃托氏長夜之友，夜盡卽眠，狀若死尸。直至下午二時始醒。初余每每加以勸阻，今余已棄去此務，而任其樂爲矣。」多年之後，氏作「我之認罪」My Confession 一書，其中卽詳述此景。氏謂「吾每念當年情形，未嘗不因驚悸厭惡而發生一種痛苦之感觸。吾殺人於戰陳之間，斃敵於格鬥之候，遇賭博則多敗，用財帛則如水。此等財帛，皆農民之血汗，吾輩酷逼農民，其慘狀誠不忍說。謊言也，盜竊也，奸淫也，狂飲也，暴虐

也。暗殺也。種種罪惡。我幾無所不爲。然吾同輩尤多以我爲比較上之有道德者。」上舉托氏自罵之言。亦有太過之點。因氏對於本人惡點。往往言之至極。如其所謂盜竊。實不外坐享農民勞苦所得之謂。而所謂暗殺。則不外殺人於戰陳而已。

托氏成婚於三十二歲時。婚後其在都拉左近之產業。幾歷二十年而略無變動。此乃其一生中。最歡樂最生息之時期。其所作「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 與「安那家倫尼納」Anna Karenina 兩有名小說。即在此時出版。氏之婚後境况。異常快樂。白爾氏 Berens 乃托爾斯泰夫人之昆仲。嘗謂「其親密和睦與互相親愛之情形。余常以之爲法。即欲求夫婦歡樂者。亦可以之爲良規。」在此廿年中。夫人共產子女十人。伯爵則時因其家庭喜慶而設筵宴飲。有暇輒致巨力。與熱誠於其產業工作。及其文藝圖謀。氏好著小說。且謂其所以多著小說。實不外欲以之爲改進其物質地位之方法。對於處世哲學。氏以爲「真理祇有一種。申言之。即各人當導其生活。使本身與家庭同享無上之幸福。此外產業生息一端。彼亦異常注意。如豢養豬馬。畜蜂種樹。製酒與種種。足以促進生息之事業。均氏所極端愛好。其生活愉快。此時幾前進無阻。據白爾氏所云。「托氏每日讚美一日之美麗。且於讚美時。每謂上帝之寶藏何多。每日均因之而發現種種美麗現象。」即此可見托氏之境况。於其著作中。氏嘗謂「奇麗之晨曠。清溪之緩浴。山野之美果。已使我心神迷惑。然此實我所愛好之情形。我手不棄墨。心不勞思者。幾二年之久。吾享樂於上帝世界者。爲日蓋亦長矣。」

然當是時托氏實未嘗全無關於廣大社會責任之疑問。即在「安那家倫尼納」一書內，對於財產管理一端，作者已謂「此事非僅屬余個人之關係，蓋公衆幸福亦處於危險之地位。管理財產之制度，社會上不可無一番劇烈變更。此項變更，尤以下級社會爲尤甚。社會上當有公衆安適而不當有愁苦貧乏。應有互相團結而不應有互相仇視。約言之，此實有待於一種不流血之革命。此種革命，且爲各項革命中之最高大者。其最初發端，可在吾輩所處之小社會，久之更擴至一省，而全俄，而全世界。」然托爾斯泰雖嘗爲關於道德與社會責任等疑難問題所擾，而其所行則實未嘗與所言者相符合。吾人觀其所作「派耳黎」Pierre 與德爾賓尼夫所作之「魯丁」Rudin，即可知當時俄國富人之從無實行改革者。托氏當時或曾取達斷案亦未可知。果如是，則其言行不一致之原因，或可以路斯德法 Nikolai Rostov 之言爲之解釋。此辭見於「戰爭與和平」一書開章處。其言即「是皆如老婦談天之足以動聽，且皆爲一人四鄰之幸福。因我不欲使子孫成爲社會上之散民，故我有生一日，即欲取獲與保護吾家庭幸福於一日。吾意即盡於此。」然托氏所有各種疑惑與難題，實未嘗因是而消滅。於其長期之家庭快樂後，此種疑點即繼續發生，且時常動氏心意，使之發現較爲堅決之態度。在其七旬後部與八旬前部，氏更完全爲此等問題所羈束。其道德與宗教信仰，亦因之而大受變更。

當其聲名極盛時，托爾斯泰之精神擾亂亦日甚。有時且欲立行自殺。在「安那家倫尼納」

一書未就以前，托氏已覺其本人生活之淺近而無意義。及作「我之認罪」氏更謂「於是時余身雖爲享樂之人，然在余每晚更衣室中，余常將各項繩索密隱，以防懸樑自盡。而負鎗遊獵一事，余亦忽爾終止，否則自殺之念最易觸機而動。我固不知我之所欲爲何物。我畏懼生活，故往往思從而逃避之。惟一念之轉，則又輒思有所造作於生活之上。」

「此項情形之發生，均在余幸福完滿之日。時余年尙未五十，且有愛妻善子，良田巨產，親戚友朋，亦向余表示日隆之敬仰。社會上頌我者極多，吾雖不自詐，亦可信自身爲知名之輩。余神經上非特全無缺憾，卽身心之健全，亦屬見所未見。以體力而論，則刈草足與農民相敵，以心力而言，則雖工作至八時十時之久，亦未嘗偶遇不良之結果。當五十歲時，導余陷入自殺邊界之問題，極其顯淺。自愚蠢之兒童以至聰明之長老，無論何人，其心靈上均有此問題之存在。依余經驗，此題之答案非謂何人不能生活，其意當爲吾人今日或明日所爲之事將有何項結果，與吾之完全生活將有如何結局而已。」

「余昔嘗自信吾等富足飽暖博學安閒人民之狹小範圍，卽全部人類。此外千萬既往與尙存之人民，實不外一種牲畜而已。久之余始知自問此等千萬既往或現存人民之生活，究有與曾付以何種意義。同時且自覺若余欲詳明與實行經歷生活之真正意義，當不可於既失此項意義之人尋之，而取悉此項意義之地點，當爲過去及現在知此意義之千萬人民是類人民，卽自負養身與兼養吾人之重任者。」

一因是余遂漸與貧苦簡樸不識字之信道鄉民及香客僧人農夫異教信徒等接近。於此類人民中，余往往窺見一種耶教真理與迷信相混合之現象。然其所有迷信，則似爲彼輩生活上所必需與自然而來者。余更深測此類人民之信仰與生活，審之愈詳，輒見其信仰愈誠。此即彼輩之必需亦即用付彼輩生活以一種意義，而使其自能生活之特點。其度日則異常勞苦，而對於生活則極形滿足。吾人思及其可怖情狀，每覺不免受苦與欲死。惟此等人民則甘心生存，以受苦困死期至亦極安適。甚或臨死而殷然有喜。」

一此類人民漸次爲我所愛喜。吾知其生活愈詳，則愛之亦愈甚，而已身處世亦覺稍爲容易。因是余更勇往直前，卒至自身發現一大變更爲止。有此一念，吾等貴族範圍之生活，如富足博學等端，於我非特成爲了無趣味，且全無意義之足言。惟在他方面，如勞作者與供給生活者之處世狀況，余視之輒見其真正光明。尤憶余在此時，始知上帝之不可不信。吾知祇需思念上帝，即可以安然生存。苟忘之或疑之，即不免死滅。余心中常自思一人於此外尚欲尋求何物。上帝在此，無上帝則個人不能生存。上帝與生存固同屬一事而已。上帝即生活生存，而常求上帝則生存不致無上帝。自是而後，余之內外界，均大放光明。此種光明，亦不舍我而去。」

一自殺之念，至是遂無復發生於心中。尤可奇者，吾復收之生活能力，並非新穎，惟與幼時所具者無異。幼年青年時之情景，幾一一復現。吾復信上帝生余而欲余有所作爲，且自覺

✓ 余生活上之最大與唯一目的，實不外使余生活日臻完美。換言之，即沿上帝之意旨而處世。此外余更信吾可於產生引導點之人類善性中，尋獲上帝之真相。要之吾所堅信者乃上帝與道德之完整，及夫傳下生活意義史乘。」

「余決意離去余等貴族範圍內之生活，而視之爲一種生活之幻象。至吾人不能明解生活之原因，實由處境過裕而致。吾之四隣皆簡樸之俄國農民，吾傾向之且傾向其所示之生活意義。此種意義，如一人可以言語形容之，當不外人人因上帝之意旨而得生於斯世。依上帝之布置，一人可自毀其靈性，亦可自救其靈性。人類在生活上之目的，即爲救其靈性。欲救靈性，則該人處世當以上帝爲標準，而欲以上帝爲準則，則非屏除一切安樂而殷然自勞自卑與自受苦難不可。」

在托氏未取達此莊嚴斷語以前，彼已開始將聖書四福音重譯。氏廣搜最舊藏本以求耶穌訓語之最初形式。希臘文字，氏已早悉。此時其所急逼求知者，乃希伯來文。因是氏遂延一教師於莫斯科以爲指導。時其求學之熱誠與明了此種文字之迅速，教者亦爲之驚異。二人追溯舊約直至以賽亞 Isaiah 及多爾滿 Talmud 爲止。該教師嘗謂「當其力求真理時，幾於每課中常問我以多爾滿之道德觀念，及多爾滿派對於聖經神話之解釋。」既究聖經，托爾斯泰更刊行諸驚人宗教著作。此項著作中有神道或哲學之論文，辯道之小冊，傳道之談論，農民之故事，與及寓言戲劇小說等。其目的均在指示耶穌所表明翻